

水、露、雪，同为天地清灵，在本版三位作者笔下，各寄情思，各有光华。草尖秋露，消融粗粝，让山野之人共赴一场细碎温柔的相逢；漫天落雪，跨接古今，少年心事于一片素白里觅得时光留白；以水为喻，述说不争、包容、担当的青春品格。愿我们常于风物间静心观照，在平凡日常里，读懂自然赋予的温柔与力量。

——编者

露似珍珠

■李从娥

山路随着河水蜿蜒向前，路内侧是长满野草的山坡，外侧是一条汨汨流淌的蓝色大河。晨光微亮，有一片厚厚的大云朵从天上缓缓坠落，眼看就要跌进河心了。我不由得往河里看了一眼。水是蓝的，云是白的，它静静悬在河面十余米高处不动了，厚实蓬松，像高高垒起的棉花垛。多想划只小船，去到河心收了这垛云棉，做成厚厚的棉被，冬天裹在身上多暖和；或是学孙悟空翻个筋斗，立身云端，尝尝驾云遨游的滋味……

这样的云是不带雨的，无雨的清晨，才会有露珠。

太阳冉冉升起，天清气朗，鸟语果香，蝉鸣消隐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秋虫的浅浅低吟。秋的露珠凝结在草叶上，一颗一颗圆溜溜，银亮亮的。蓝天钻进了露珠里，白云也躲进了露珠里，草举全身之力将它们托起。露珠在草叶上颤悠悠的，显得格外俏皮。放眼望去，满坡草叶上挂满了密密的、亮晶晶的露珠，像珍珠一样闪闪放光。

一群孩童追逐嬉闹着走来。山里的孩子个个敦实，朝气蓬勃。走到草坡跟前，一双双乌黑圆亮的眼睛撞见草叶间缀满的露珠。眸子倏然一亮，睫毛轻轻颤动，嘴角悄悄上扬，呼吸轻轻浅浅，整个人都安静下来，讶然与欢喜浮上脸庞。此刻的山野，静得动人。

露珠个个饱满，阳光落在露珠上，七彩流光飞起来了，满目璀璨。草宛如满怀甜蜜温柔的女子，深情款款地捧起一捧晶莹剔透的珍珠，不言不语，笑吟吟的，耐心地等着路人驻足欣赏。

秋风轻轻拂在露珠上，生怕吹落了露珠似的，几乎没什么声音。却把香吹来了，沁凉的、清新的香。

村里的张婶牵着三只柴狗出来遛弯。张婶长相挺“凶”，性格泼辣，一脸麻子，还瞎了一只眼睛。说话高门大嗓，如电闪雷鸣一般。平日里老爱往人堆里扎。

三只黄毛白爪的狗，鼻脸间黄白毛色交错，形成一个大大的“王”字，看上去凶悍冷硬。张婶给它们取了挺有意思的名字：红宝、丽宝、聚宝。几个胆小的孩

子看见张婶和三只狗，吓得远远躲开了。

张婶好奇地问：“你们在那看啥？”几个伶俐胆大的孩子赶紧向她摆手：“张婶，把狗牵好了，别碰落了珍珠！”

“珍珠？”张婶的目光顺着孩子们的目光看去，眼霎时被草叶间的露珠牵住了。脚步缓缓收住，目光轻轻扫过草尖一颗颗莹亮的露珠，瘪着的嘴不自觉张圆，又惬意地合上……深深吸一口带着露珠沁凉的清新空气……阳光温柔地落在她满是麻点的脸上，像镀了层金，脸上的麻子淡了，那冷硬的脸廓慢慢柔软下来，竟也显出几分温顺和善。平日里所有的喧嚣聒噪，此刻被眼前的露珠涤荡得干干净净。她一时竟没发出一点声音。

她收了手中的牵狗绳。方才还带着戾气、吐着舌头的红宝、丽宝、聚宝也安静下来，不再四处蹦窜，垂首静立在她脚旁，轻轻嗅了嗅露珠，眯起了眼睛……

原先吓得躲开的孩子们见此情景，不再畏惧了。孩子们笑着问她：“张婶，您看露珠像什么？”

张婶轻咳一声，很是得意地回答：“像珍珠呀！”大家便哄笑，又连忙朝她摆手：“张婶，您小声些，别惊落了露珠！”

……

露珠公平地把它的美赠送给世间每一个生命，如同阳光和月光，不问贫富贵贱，平等无私。无论是谁，只要静下心来，便能相遇这惊鸿一瞥的美好。

回到家，草叶间的露珠，一直在我的心头闪烁。珍珠似的露珠，最宜入心。我苦苦思索，想寻一些妥帖的词语描摹它们，直至月亮偏西，也没能寻到合适的词句。母亲轻声催我：“该睡觉啦。”

刚躺上床，眼皮便沉沉合在一起，坠入梦乡。梦里，颗颗露珠化作身着白衣的仙女，盘腿安坐于草叶之上，听西风漫过，听秋虫唧唧，啁啾私语，时不时漾开一串串清脆悦耳的笑声……

雪落同白

■刘淑媛

消息是在傍晚抵达的，我正对着台灯下晕开的化学题犯困，手机屏幕忽然亮了，接着QQ动态就像炸开的雪球。划过那些欢呼的留言，窗外正暗下来的天色里，雪已积了厚厚一层。空调开着暖风嗡嗡作响，这一刻的寂静因此显得格外空旷。忽然想起张岱《湖心亭看雪》的开头：“崇祯五年十二月，余住西湖。大雪三日，湖中人鸟声俱绝。”三百多年前那个冬天，一场雪也是这样，静静地、不由分说地覆盖了他的世界。而此刻，我的雪飘过头脑风暴，落在了二十一世纪一个中学生的书本上。

楼下的孩子们已经开始尖叫，零星的雪球划过暮色。这热闹是他们的，我的记忆却抢先一步，回溯到几个小时前的学校：那时雪下得正大，课间、走廊和操场都翻涌着骚动，大家用手将白色拢成一颗颗球。那时我们谁都不知道，几个小时后，这场雪会化作一封意外的请假条！此刻的喧闹与那时隐约的期待隔空呼应，而张岱的雪，始终静静地下在所有喧哗之上。它下得那样专注，以至于覆盖了朝代，覆盖了悲欢，只剩下“上下一白”的亘古苍茫。

手机又震动一下，是好友发来的照片。画面有些模糊：窗台上堆了个歪扭的雪人，插着截尺子当手臂。背景里，居民楼的窗口都亮着，像无数双温热的眼睛看着这突如其来的恩典。我想象此刻若从高处俯瞰，这城市会有很多这样亮着的格子，每个格子里都盛着一点因雪而雀跃的心事。而张岱不需要俯瞰，他的视野是平铺的：“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，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”我们的欢喜是具体的、

奔涌的；他的寂静是苍茫的、溶解的。可雪是一样的，它平等地降临，让痴者各得其所。

私以为，这场雪最慷慨之处是它赐予的“白”。期末考试的日子原本是密不透风的，像写满公式的草稿纸，边缘都挤不出一丝喘息的空间。而现在，整整两页日历被雪轻轻撕去，留下干干净净的、可供发呆的留白。张岱在湖心亭中与金陵客同饮，“强饮三大白而别”。他的“白”是酒、是雪，是生命里不得不一饮而尽的清醒与孤独。我的“白”是摊开的作业，是突然多出来的四十几个小时。我们被不同的事物驱赶到雪的深处，却在某一刻，共享了一种奢侈：在时间的洪流里，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，白色的停顿。

夜深了些。对面楼群的灯火渐次熄灭，雪地反射着朦胧的灯光，世界进入梦境。狂欢退潮后，那种“人鸟声俱绝”的静蔓延开来。我关了台灯，转头看着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。张岱当年“强饮三大白”，将彻骨的清冷和着无边的白饮下。他在白中看见的是什么呢？也许是苍茫，也许是历史散场后天地重归素颜。而我也在这白中，看到的是期末考试暂时后退的地平线，是少年时光里难得的空白。慈悲的雪啊，它赐予我们惊喜，它平等地覆盖了一切——明代的亭台与今日的高楼，遗民的孤舟与学生的书包。张岱的雪下到了今夜，它不说话，只是下着。但每一个站在雪中的人，都听见了。明朝的遗民听到了更迭，今夜的学生听到了自由。

彻骨冬雪今又是，换了人间。于是我翻开一页空白，想写些什么。笔尖悬停良久，最终只留下两字：好雪。



善水润心

■王梦晗

老子有云：“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”水，无形亦有形，至柔亦至刚，滋养天地、包容万象、奔流不息。“上善若水”不仅是古人修身立德的人生智慧，更是当代青年的精神坐标。千百年来，人们对“不争”二字多有误解，或将其等同于消极避世、胆怯退缩。事实上，水之不争绝非软弱，而是一种以柔克刚的大智慧。

水之不争，是以退为进的智慧。老子说：“夫唯不争，则天下莫能与之争。”这句话的重点其实并不在“不争”二字，而在“莫能与之争”：不争只是手段，无人能争才是格局。不将精力耗费在争夺上，而是砥砺自身，深根固本，他人自然无法与之抗衡。水遇到巨石阻路，从不以卵击石、硬碰硬地冲撞，而是从两侧绕行，从石缝中渗透。虽采取迂回的策略，它依旧能在下游汇聚成大江大河，延长河道，拓展流域，蓄成汹涌之势。水滴石穿，绳锯木断。水之退，也体现在坚守初心、矢志不渝。水看似柔弱，却有着最坚定的执着。如今不少人做事力求立竿见影，遇到阻碍便止步不前；若是学水的智慧，多渗透、多沉淀，许多困境自会迎刃而解。

水之包容，是容纳差异的胸襟。水善纳百川，不拒细流，方能成就江海辽阔。包容是一种胸襟，更是一种修养。为人处世，如水般温润谦和，方能行稳致远。刘邦出身布衣，麾下人才济济，正是源于他肯“处下”，正视自身不足，容纳他人锋芒。正是这份包容，引得贤才齐聚，赢得人心所向。

水之担当，是心怀天下的大义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默默滋养草木、润泽大地，无私奉献、不求回报，这是水最宝贵的担当与情怀。大道至简，实干为要，无私奉献、为人民服务，正是新时代青年的价值追求。从扎根基层、默默奉献的基层干部，到坚守岗位、履职尽责的公职人员，无数人如水一般，默默付出、不求名利、只守初心。

作为新时代青年，我们生逢盛世、肩负重任，当扛起时代之责。立足自身、脚踏实地，面对任务挺身而出，面对责任主动担当，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，把青春力量投入为人民服务，默默耕耘、无私奉献，不负韶华。

回望当下，浮躁与焦虑风气日盛，其实老子在两千年前便已点破：真正能行稳致远的，恰恰是那些肯低头、能容纳、耐得住的人。新时代的青年，当怀包容之心、守坚韧之志、行担当之举，在时代洪流中不忘初心、步履不停，以如水品格书写青春答卷，以笃行实干奔赴长远前程。

欢迎投稿

邮箱 sywbzw@163.com